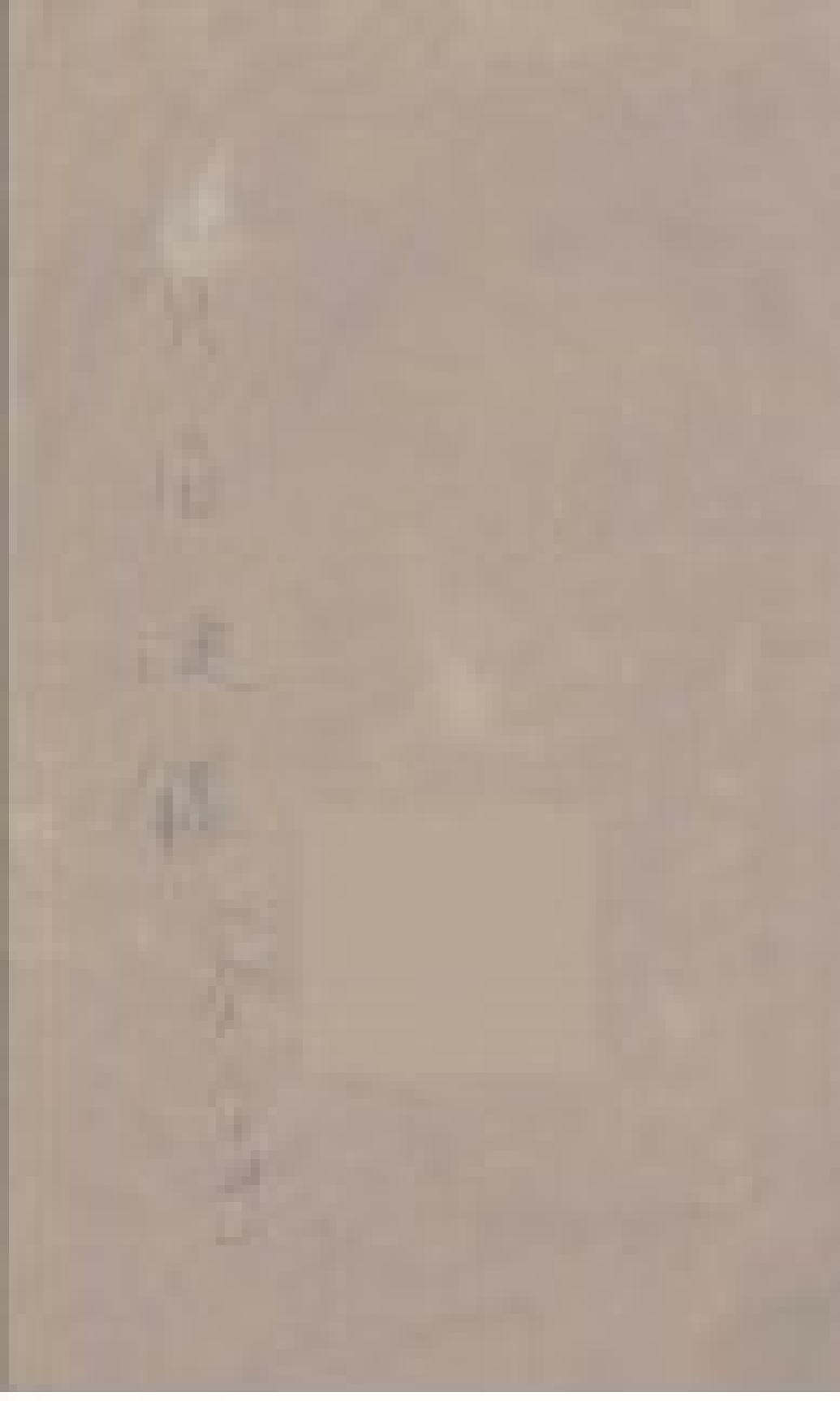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韓琦等奏議奏請建寧觀書集賢館讀書官

韓琦等奏議奏請建寧觀書集賢館讀書官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
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其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

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
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
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爲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
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
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王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
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
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
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
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
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

望而竊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

上之瀆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
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
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言未必賢也且古所
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
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
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
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
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
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
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晡致明
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虐深山非一日而顯
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
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
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云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
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
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
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
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
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
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

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哀哀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
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爲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
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
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
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
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 夏六
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
蚡爲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
史大夫蘭陵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
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

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八年八十餘對曰
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
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
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是歲內史審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
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晨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
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
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
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太皇竇太后好黃老
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
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

發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

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
子中最爲簡易矣竇嬰田蚡旣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
嬰而歸蚡蚡日益橫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
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諡昌爲丞相 初堂邑侯陳午
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
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
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
子然卒無之后寵寢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
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
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

禮上被霸上還過上姊平陽公主悅謳者衛子夫子夫
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
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
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媼私通而生
青冒姓衛氏青長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
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上聞乃召青爲建
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
爲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時大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
其過惡吹毛求疵咎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
怨